中国历史人物丛书

● 孟昕伯 刘沙 蒙子著

331533

二十一个亡国之君

吉林文史出版社

2 035 1095 9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rshiyige Wangguozhijun

二十一个亡国之君

孟昕伯　刘沙　蒙子　著

责任编辑：邱莲梅

封面设计：吴锦仙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长春市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25印张 2插页 310千字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480册　　定价：5.10元

ISBN 7-80528-172-6/K·82

序

昕伯写了一本《二十一个亡国之君》，嘱我写一篇序。

二十一个亡国之君从秦二世胡亥起讫清末代皇帝溥仪止，包括整个中国封建王朝。每一个王朝既有创业垂统的皇帝，又有覆宗绝祀的皇帝。综合来看，秦二世胡亥，可以说是昏庸透顶，一直到死全在“指鹿为马”的幸臣赵高玩弄中，没想到“六王毕”、“四海一”、开中国封建社会新纪元、被誉为“千古一帝”的秦皇始帝竟会生出这样一个儿子；其次如西汉平帝刘衎、东汉献帝刘协、魏元帝曹奂，其运命无权自主，不亡何待；蜀后主刘禅是庸主，吴末帝孙皓是暴君，皆有其取亡之道；东西晋在内无荩臣、外有强敌的情况下，皇帝自然成了牺牲品；隋炀帝杨广、唐哀帝李柷都是在大规模农民起义强烈声浪中倒下去的，杨广淫暴当然要引起天怒人怨；陈、南唐两后主饶有才华，但不能治国理民，一旦北军飞渡，惟有束手；北宋之亡，赵佶应负全责而使其子赵桓与之竝命穾庭，罹祸之惨酷，甚于怀愍；辽、金、元皆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夏，兴也勃焉而亡也忽焉，独金哀宗完颜守绪与明思宗朱由检虽皆亡国之君，而值内外交困、智穷力索之际，以身殉国，按礼经，“国君死社稷”，两君皆可当之无愧。

清末代皇帝溥仪又和以上亡国之君有所不同，他虽“早位虞赏”，“中沦傀儡”，但他碰上好时运，即在国民政府时也能保全了性命，不蹈封建末代帝王的覆辙，而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宽大政策下，又从皇帝和战犯获得彻底改造成为社会公民，这是

“ 史无前例 ” 的壮举。所以，我们历史工作者首先应该认识人民力量的伟大！

昕伯以报告文学的笔法所写的二十一个亡国之君，将留给人们以深刻的历史的反思。

昕伯从事编辑工作有年，其文笔轻倩，全书我虽未见，意必 “ 衔华佩实 ”，故乐为序之。

戊辰八月既望，　　甘孺罗继祖书于

连湾白云山庄

目　　录

序……罗继祖（1）

祖龙空作万年图

——秦二世胡亥……（1）

哀平外立国权分

——西汉平帝刘衎……（23）

帝如傀儡国致亡

——东汉献帝刘协……（46）

有国由来在得贤

——魏元帝曹奂……（68）

也知刘禅本庸才

——蜀汉后主刘禅……（86）

武昌鸿业土崩秋

——吴末帝孙皓……（98）

怀愍相随同受虏

——西晋愍帝司马邺……（110）

大好江东让宋王

——东晋恭帝司马德文……（128）

只缘一曲后庭花

——南陈后主陈叔宝……（141）

更请君王猎一围

——北齐后主高纬……（16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亡隋波浪九天来
——隋炀帝杨广……（185）
长安荆棘遍铜驼
——唐哀帝李柷……（213）
一江春水向东流
——南唐后主李煜……（240）
君王城上竖降旗
——后蜀孟昶……（265）
遗恨难消靖康耻
——北宋钦宗赵桓……（274）
万古崖山恨不消
——南宋末帝赵昺……（ 297）
后人失德祀难延
——辽天祚帝耶律廷禧……（318）
饮恨自尽幽兰轩
——金哀宗完颜守绪……（335）
徒留战史付人看
——元顺帝妥欢特穆尔……（351）
愁看二月柳条青
——明思宗朱由检……（386）
民权已现帝权终
——清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403）
后　记……（417）

祖龙空作万年图

——秦二世胡亥

溪流大川，滔滔东去。

春秋雨雪，花开花落。

岁月如泻，人世沧桑。

天地日月，四时星辰，都在发展变化，整个宇宙无时不在运动，时刻都在发生着化学反应。尽管秦始皇的初衷是想他一家独霸天下，以自己为始皇帝，以下为二世、三世，以至万世，怎奈他的子孙并不争气，轰轰烈烈的秦朝传至二世胡亥手中，就葬送在农民大起义的烈火之中了。正如明代文学家齐之鸾诗中所说的：“金泉已锢鲍鱼枯，四海骊山夜送徒。牧火燎原机械尽，祖龙空作万年图。”这充分说明：

革命是不可抗拒的。人民是不可抗拒的。

一辆神秘的温凉车奔驰在咸阳道上

一代强主秦始皇终于病在南巡道中。他在平原津始觉患病，而至沙丘，则一病不起。

沙丘平台行宫。

秦始皇躺在病榻上，面容憔悴，双眼紧闭。他觉得身上忽冷忽热，已是几天水米不进，虽经御医们日夜轮番诊视，宫女

们围在床前服侍，他的病情一点不见好转，反而日趋加重，命在旦夕。

秦始皇虽然自知生命垂危，但他一生忌讳一个死字，因此，谁也不敢提到那个可能引来杀身之祸的字眼儿。他们都还记得，有一次，有人在天上掉下来的陨石上刻上“始皇帝死而地分”几个字，他知道后，下令追查刻字的人，没有查到，便将居住在陨石附近的人杀了不少。如今他已朝不保夕，便召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进前，嘱咐他们写遗嘱，召长子扶苏回咸阳，守候丧葬。

不多一时，遗嘱写毕，呈于秦始皇复阅，此时秦始皇已是呼吸困难，他只是用已经失去神采的眼睛瞥了一下，算是通过了。一见秦始皇不行了，别有心计的赵高乘人不备急忙收起御玺和遗书，藏在袖中。再一看，秦始皇已经停止了呼吸，与世长辞了，时年50岁。他总计在位37年，称皇帝12年。

从沙丘出发奔往京城咸阳的一队人马，急匆匆地在道上走着。人们的脸上没有笑容，也不言语，只是急急地赶路，只有车轮碾过地面发出的声响打破了这辽阔原野的寂静，马蹄驰过之后扬起的沙尘久久才散去。

一辆温凉车走在队伍的中间。这是一辆卧车，车周围有窗，通风十分良好，不冷不热，因而称之为温凉车。此时，这辆温凉车四面用窗帷遮得严严实实，外面的人看不见车内。

车内载的是秦始皇的遗体。

秦始皇的“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的遗嘱，还有象征皇帝权力的御玺，都被赵高扣留了，根本没有派使者送给长子扶苏。秦始皇的死信，只有随秦始皇出游的第十八子胡亥、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及秦始皇周围的几个亲信宦官知道，其余大臣只知皇上病重，并不知道他已魂归地府。李斯怕

秦始皇的死信传出去会引起宫廷内或外地的变乱，便决定秘不发丧，把尸体放在温凉车中，赶奔京城。一路上，地方官和百姓伫立道旁，恭迎皇帝车驾，而百官奏事仍然照常，只不过是赵高坐在车中，代替秦始皇下了一道道圣旨。正值天气炎热，尸体发出难闻的臭味，赵高就命随行人员的车上各载一石鲍鱼，把鱼的臭味和尸体的臭味混在一起，以遮蔽人的耳目。

还是在从沙丘出发以前，赵高就拿着玺书去找胡亥，煞有介事地对他说：

“主上驾崩，并无诏书分封诸子为王，而独赐长子书。长子扶苏一到，即皇帝位，而公子无尺寸之地，为之奈何？”

胡亥性情愚庸，头脑钝笨，没有想得很深、很远、很复杂，所以，漫不经心地回答说：

“我听说，贤明的君主了解自己的臣下，慈明的父亲深知自己的儿子。父无遗命分封诸子，做儿子的自然应当遵守，还有什么可议论的呢？”

赵高本是个阉人，在宫内服役多年。此人非常刁滑，善于察颜观色，想方设法得到奉始皇的喜欢。他能强记秦朝的律令，五刑细目，条条都能背诵。秦始皇披阅奏章，遇有刑律处分时；稍有拿不准的，便问赵高，他都能将律令准确地处理好。因此，很受秦始皇的赏识，将他提拔为中率府令，并让他教导胡亥，判决讼狱。胡亥年少，又无心学习法律，一切便皆由赵高处理。一朝大权在手，赵高便横恣起来，常常舞法弄文，受礼纳贿。事发之后，秦始皇令大将蒙恬的弟弟、参谋大臣蒙毅去审讯，蒙毅审查清楚，按律当处以死刑。可是，秦始皇爱他聪敏能干，特下赦书，免他一死，才保住了一条性命和利禄。秦始皇出游时，他和胡亥一起，跟随在皇帝身边。看来，“暴君”有时也是爱才的。如果当时秦始皇以法治罪，杀掉赵高，长子

扶苏会被迫自杀吗？蒙恬兄弟会无辜受戮吗？秦朝的历史该如何发展呢？秦始皇死后，还会有人象赵高一样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耍弄一系列阴谋吗？

赵高见胡亥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性，急得稀疏的胡子都扎撒起来了，进一步说：

“不然。方今天下大权，存亡在你、我及丞相三人，愿公子早自为谋。人为我所制，与我为人所制，情况大不相同。”

年轻的、胸无城府的胡亥仍在犹豫，说：

“废兄立弟，是不义；不奉父诏，是不孝；自问无才，因人求荣，是不能。三者背德，天下不服，如若妄行，必至身殆国危，社稷亦危在旦夕了。”

说胡亥愚钝，但他的话很合乎封建纲常的伦理道德，如果他能把这个观点坚持下去，该是多么大的幸事！可惜的是，他没有抵挡得住狡猾的赵高的进攻，以及权欲的诱惑。

赵高听了他的话，不禁哑然失笑，又力劝胡亥道：

“臣闻汤、武杀其主，天下称义，不为不忠；卫君杀其父，国人皆服，孔子且默许，不为不孝。从来大行不顾小谨，盛德不矜小让，事贵权达，怎可墨守？顾小而忘大，后必有害，狐疑犹豫，必然后悔。愿公子当机立断，必会成功。”

在赵高的一再劝说下，胡亥沉吟了一会儿，叹息道：

“今大行未发，丧礼未终，怎能以此事，去求丞相？”

赵高听了，觉得胡亥的心已动，便高兴地说：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臣自然能说动丞相，不劳公子费心。”

说完，赵高便拖着瘦削的身子，迈步走去找李斯商议去了。

李斯见到赵高，便问他道：

“主上的遗书派人发往公子扶苏处去了吗？”

“我正为此事而来。”赵高说。

二人坐下。赵高见李斯等待听他的下文，便说：

“主上遗书，在公子胡亥手里。今主上崩逝，外人皆不知，就是遗嘱，也只有我与君侯知道，太子究竟定谁为好，全凭你我二人一句话，不知君意如何？”

李斯万万没有想到赵高会说出这种话来，不禁使他大吃一惊，他觉得话里有话，便说：

“这是哪里的话？纯属亡国胡言，是你我当臣子的可以随意议论的吗？”

赵高用狡猾的目光看了看李斯，站起来背着手在地上踱了几步，然后冷笑了一声，说：

“请君不必惊慌，今有五事敢问君侯？”

“哪五事？”

“君侯才能抵得上蒙恬吗？功绩可比得上蒙恬吗？谋略可赶得上蒙恬吗？得天下民心可及得上蒙恬吗？与长公子扶苏的关系可及蒙恬吗？”赵高皮笑肉不笑地一口气提出了五问。

李斯点头承认道：

“这些都不及蒙恬，君为何问这些呢？”

赵高捋了一下稀疏的胡须，阴险的脸上露出不可琢磨的狡狯，神秘地对李斯说：

“我在秦宫二十余年，未曾见到始皇帝封赏功臣，且将相后嗣，多被诛亡。皇帝有多少个儿子，这你是知道的。长子扶苏刚毅勇武，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难道君侯能够保全印绶荣归故里吗？皇上命我教导胡亥，几年来，未见他有过失，且见他慈仁笃厚，轻财重士，口才似拙，但心中却十分明白，诸公子中，没一个能比得上他的，可以继承大统，我来是和你商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把这件大事定下来。”

赵高把胡亥吹得天花乱坠，其实，对胡亥的才能李斯心中是早已有数的，又听了赵高的打算，李斯更觉不妥，忙说道：

“君勿再言，我奉主之诏，听天之命，得失利害，没时间去考虑了。”

赵高仍不死心，又劝道：

“安可危，危可安，安危不定，何以称明？”

李斯勃然变色，满脸怒容，说道：

“我本上蔡布衣，皇上信任我，让我当了丞相，封为通侯，子孙并得食禄。皇上以安危存亡嘱托于我，我怎忍心背叛呢？忠臣不避死，孝子不惮劳，我但求尽到自己的职责罢了。请君不要再说了，免得使我也犯叛逆之罪”。

赵高察颜观色，李斯虽然话说得硬，但从他的眼神和表情中可以看出他十分心虚，便进一步劝他道：

“从来圣人无常道，无非是就变而从时，见末而知本。今天下权命，操在胡亥之手，我已听从胡亥的意旨，可以得志，惟与君侯相好有年，不敢不以真情相告。从外制中谓之惑，从下制上谓之贼，故秋天霜降而草木落，春天水摇动了而万物生，势有必至，理有固然，难道君侯尚未察觉吗？”

李斯喟然叹道：

“我听说晋易太子，三世不安，齐桓兄弟争位，身死为戮，纣杀亲戚，不听忠谏，国为丘墟，遂危社稷。总之，逆天行事，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赵高见软的说不动李斯，便拿出硬的一手，他故意假装生气地说：

“君侯若再犹豫，我也不必多说了，尚有数语，作为忠告。上下合同，总可长久，中外如一，事无表里，你听我的

话，可长为通侯，世世富贵，寿若乔松，智如孔墨，倘决意不从，祸及子孙，唯恐难免。请君自择吧！”

如果李斯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如果李斯能够按自己所说的去做，如果李斯是个真正的、头脑清醒的政治家，他一定会在秦始皇死后，成为支撑朝廷的、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而不会钻进赵高的圈套。可是，李斯是有私心的，正是私心毁了他的事业，毁了他的前程，毁了他自己，使他被赵高牵着鼻子走。在赵高连拉带打，软硬兼施的进攻下，李斯终于屈服了。李斯的心情是矛盾的：不与他们同流合污吧，胡亥、赵高已串通一气，自己无力回天，还可能遭到祸患；同他们合流吧，又觉得违心。为了保住自己的功名利禄，他一时无奈，仰天长叹，不觉落泪，说道：

“我生在乱世，既不能死，何从托命！”

赵高见李斯并不反对了，便急忙回去见胡亥，说丞相李斯已经同意了他们的计划。

于是，胡亥与赵高密谋，伪造了一道诏书，说是立胡亥为太子，更另缮写一书，赐长公子扶苏。

赵高在这封伪造的遗书上盖上了御玺，由胡亥派遣心腹，北去上郡送这封伪造的遗书。李斯明知这是赵高的阴谋，但他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保住自己的爵禄，对此事也无可奈何，只有听之任之。赵高怕公子扶苏违诏先入咸阳，便急催温凉车星夜奔驰，越井陉，过九原，经过蒙恬监筑的直道，回到咸阳。

一封伪造的遗书把愚忠的公子扶苏送进天国

北方上郡，一派边塞风光。雄伟的长城，层峦叠嶂，千山万壑，构成一幅壮观、粗犷、雄浑的图画。

扶苏、蒙恬防御匈奴的大军营帐内。

扶苏手捧着宫使送来的秦始皇遗诏和所赐御剑，轻轻地念出声来：

朕巡天下，祷祠名山诸神以延寿命。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余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耗，无尺寸之功，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以不得罢归为太子，日夜怨望。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将军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谋，为人臣不忠，其赐死，以兵属裨将王离。，，

扶苏脸上的肌肉剧烈地抽动着，双眼直呆呆地发怔。

蒙恬双眼圆睁，目光带怒，用疑惑的眼光注视着公子扶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扶苏象从梦中惊醒过来一样，仔细打量一下蒙恬，满面流着热泪说道：

“蒙将军，我们可以去了！”

“不！”蒙恬激奋地大声说道，“我们不能不明不白地死，这诏书太奇怪了。主上在外巡游，立谁为太子并没定下来，令臣率30万大军防御匈奴，派公子来监助我，可见陛下对公子的器重。这样大的事，没有皇上的亲笔信，怎么能接受！只凭一使到此，便欲自杀，怎知其中没有诈谋呢？今应派人前去请命，如果属实，再死不迟！”

扶苏自知无可挽回，摇头叹道：

“这话不是做臣子的应该说的，皇帝的御玺是可以伪造的吗？御剑也是可以伪造出来的吗？”

蒙恬虽然找不出假造的依据，御玺和御剑明摆着千真万确是真的，但他仍然还有怀疑，便退一步对扶苏说：

“即使都是真的，叫我们两人去死，也不一定是皇帝的本

意。我们筑长城，防匈奴，驻守边关，餐风饮露，并没有任何罪过，何以得到赐死的下场？朝中定然有人罗织罪名，恶意陷害。我们千万不能轻易自杀，还是派人去奏请皇帝，如果属实，再死也不为晚！”

蒙恬不愧为一代名将，他的政治敏感性要比扶苏强得多，他的办法暂时又是可行的。可是公子扶苏的思想，被封建的愚忠束缚着，这样，他不但政治敏感性不如蒙恬，他的政治眼光也比较短浅，处理难题也缺少政治家应有的韬略，只知道盲目的服从皇权，听从父命，正因此而害了自己。

“不必了，”公子扶苏呜咽着说道，“父要子死，不得不死，况且父皇的脾气，你我都是知道的，他决定了的事，再请也是没有用的。”

说完，“唰”地一下，御剑出鞘，往颈下一横，热血喷出，公子扶苏站立不稳，倒在血泊中死去。

面对跟前悲壮的景象，大将蒙恬悲痛欲绝，他把扶苏的尸体草草埋葬，自己却不立刻自杀，而是把兵符交给裨将王离，自己走到阳周狱中，等待朝廷的处置。

蒙恬毕竟比公子扶苏略高一筹，他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可这条后路并非一条生路，赵高等人难道会放过他吗？他在公子扶苏死后，应立即派人去朝中打听消息，得知真实情况后，以他在军中的威望，打起讨伐叛逆的旗帜，进兵咸阳，兴师问罪，既可给自己找到生路，又可替国除害。然而这只不过是后人美好的想象而已，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古人不会按我们的意愿去活动，否则，历史岂不要重写了吗？

扶苏的死讯，传入京城。胡亥、赵高、李斯心里的一块石头才放了下来。这时，他们才把秦始皇的死讯发布出去，并即日发丧。

胡亥即位，称为二世皇帝，以赵高为郎中令，居中用事。这时胡亥想起大将蒙恬，想要释放他。赵高因蒙毅曾审讯过他，并判他死刑，因而与蒙毅结仇，想把蒙氏兄弟借机除掉，便挑拨说：

“臣闻先帝未崩时，欲以陛下为太子，只因蒙恬擅权，屡次阻挠，蒙毅且在先帝前常说陛下的坏话，所以先帝遗命，立扶苏为太子。今扶苏已死，陛下登基，蒙氏兄弟必将为扶苏复仇，陛下防备还来不及，怎能把缚住的老虎再放出来呢？”说着，两只小眼睛骨碌碌看着胡亥。

赵高的这一手真是厉害！胡亥本是个没有主见的人，又听了赵高添油加醋的挑拨，便对蒙氏兄弟怨恨起来，使他改变了主意，由释放变成了要斩草除根，将蒙氏兄弟全都杀死。胡亥一个哥哥的儿子公子婴听说此事，向胡亥进谏道：

“从前赵王迁杀良臣李牧而用颜聚，燕王喜误用荆轲之谋违背与秦国的盟约，齐王建屠戮先世忠臣，偏听后胜的话，终落得身死国亡。今蒙氏兄弟，为我大秦谋臣，有功于国，反要将他杀死，臣窃以为不可！杀忠臣，用佞臣，内必群臣解体，外使斗士离心，请陛下审慎为好！”

子婴的话很有见地，可是昏聩的胡亥，已是先入为主，怀着一种报复的心理，根本听不进去公子婴的忠言相劝，他派遣御史曲宫前去谴责蒙毅，指出他的“罪状”：

“先帝曾欲立联为太子，卿却屡次阻难，今丞相以卿为不忠，将罪及宗族，朕不忍心，现只有将你赐死，卿当理解朕的心意！”

蒙毅听了曲宫宣布的二世胡亥的谕旨以后，跪在地上分辩道：

“先帝议事，臣很少参与，且先帝根本没想立太子，臣怎么

能无故去进谗言？太子跟随先帝周游天下，臣又不在先帝身边，有什么根据给我加上这一罪名呢？这恐是近臣蛊惑嗣君，往先帝身上推过，故臣不能不说明白。从前秦穆公杀三良，楚平王杀伍奢，吴王夫差杀伍子胥，昭襄王杀武安君白起，四君所为，皆贻笑于后人。所以圣明的帝王，不杀无罪之人，不罚无辜之人，请你很好想一想。”

曲宫听蒙毅说得合情合理，句句是实，说理透彻，罪状又确实不足，但他已知二世胡亥在赵高的怂恿下，决心杀掉蒙氏兄弟，便对蒙毅的话不加理睬，拔剑将蒙毅刺死。

蒙毅已死，二世胡亥又派人去阳周，对蒙恬说：

“你的过错太多了，卿弟又有大罪，所以将你赐死。”

蒙恬不服，辩驳道：

“自我祖父至子孙，为秦立功，已历三世，今臣率兵30余万，如若背叛朝廷，势力足够了。可是，知道必死，也不敢生有二心，不过是不忘先人之教，不忘先主的缘故。古时周成王年幼，周公旦背着他临朝，终于定了天下。及成王有病，周公旦则祈祷他快好。后来成王能治国了，有人对周公旦放了很多谣言成王误信，想加罪于他，周公旦逃奔于楚。多亏后来看到了周公旦为成王祈祷的词，成王才泣涕悔过，把周公旦迎回来，周室才安定。今恬几世忠贞，反遭陷害，必有孽臣谋乱，蒙蔽当今皇帝。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终至亡国。我所说的，并非想免去罪过，而是想学死谏的遗风，为陛下补缺，请大夫复命。”

使者说：

“我是受诏来行法的，你的话，我实在不敢让上边知道。”

蒙恬长叹一声，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